

第一小组：王怡霖、姜凯灵、王也、袁月华、殷楚凡、杨瑞媛、周丽婷、邓琦、徐曼

讨论题目：《源氏物语》光源氏与《红楼梦》贾宝玉的比较

讨论内容：

《红楼梦》是中国十八世纪上半叶清朝文学家曹雪芹伏案十年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的著名长篇小说，作者曹雪芹以生花妙笔描写了清代封建贵族社会的必然衰亡、崩溃。《源氏物语》成书于十一世纪初，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紫式部呕心沥血的旷世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古典小说。作者紫式部以现实主义手法，用含蓄、凝练的笔触，描绘了日本王朝贵族封建社会的没落与衰亡。

这两部作品都将本国古典小说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虽然国度不同，且相隔多年，但他们的主人公贾宝玉与源氏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红楼梦》和《源氏物语》可谓饮誉世界文坛的东方文学的双璧。

贾宝玉和光源氏分别是《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的男主人公，他们都过着当时贵族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与特征。正因如此《源氏物语》中的男主人公光源氏与《红楼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在人物塑造的多个层面上，就具有了相当的可比性。

我们从多个方面对贾宝玉和光源氏形象进行了比较。由于他们的特点相同的比较多，又相互联系，所以我们不以同异来划分。

一、环境背景的比较

《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历史上的所谓乾隆盛世，而在繁华的王朝的背后却存在着种种的矛盾，封建社会正处于急速的衰落期。贾宝玉出生在中国的康乾盛世，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中国产生。而《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当时是贵族社会的全盛期，最大的贵族集团藤原氏通过“摄关”政治把持朝政，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日夜沉湎于游乐飨宴。光源氏出生在藤原家族掌政的贵族阶级顶盛的平安朝中期。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表现出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都是共同的。但不论是康乾盛世还是平安王朝都到了盛极而衰的时期，看似繁荣的背后，却暗藏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两部小说均反映了当时社会贵族阶层的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愈演愈烈的斗争，但是，整个贵族阶层并没有死心，依旧垂死挣扎。由于这两个人物形象所诞生的**时代环境极其相似**，从而导致了他们所经历的，所感受的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正是封建阶级没落衰败的历史形势，把贾宝玉和光源氏推到了各自所在的家庭、社会内外种种矛盾的漩涡中心。

贾宝玉和光源氏两个人物所处的**家庭生活环境十分相似**，他们作为封建阶级的上层人物，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贾宝玉所在的贾家大多数人在朝为官，其姐姐贾迎春入宫为妃，给家族带来无上的荣耀。而贾宝玉所处的地位更是特殊，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衔玉而生，又聪明乖巧，由于深得老祖宗的喜爱，家中众人也将他视为珍宝，除了其父贾政对他不好功课多有斥责之外，贾宝玉在家中是极其“尊贵”的。光源氏的荣耀更是不言而喻，他是桐壶帝与最爱的女子生下的儿子。其父桐壶帝因其相貌才俊出众又满腹经纶、通今博古，原打算将其册为东宫，但考虑到他缺乏有力的外戚做后台，只得赐姓源氏，将他从皇子身分降为一般臣下。虽为臣下，在其父桐壶帝在世时，他受到了令人羡慕的宠爱；在儿子冷泉帝即位后，更是重振势力，得到了无可比拟的荣耀。但是两位主人公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

们都经历了失去心爱女子的悲痛，感受到了生活没落的无奈，并都以悲剧的形式收场。在这一点上，两人是相似的。

2、作者给人物的影响不同

在这个末世里，紫式部希图给不幸的女子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她终于找到了源氏公子庇护下的六条院；曹雪芹则希图给那些“清净洁的女儿”找一个自由自在的真如福地。从这个立场上来说，紫式部笔下的女子是出于一种被怜悯的角度，她们一直都是被施舍的对象。而曹雪芹笔下的女子则是被视若珍宝的，宝玉对她们是平等看待的，并没有轻贱。

源氏公子和宝玉虽然同有一种几乎对所有女子都关怀备至的怪戾，但他们的关怀，又有明显的不同。紫式部笔下的源氏公子决不会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所以，我们从贾宝玉那里看到的是对不幸女子深切真挚的同情，甚至痴情深沉的爱，而源氏公子，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对妇女的玩弄——虽然也有怜悯和不遗弃。宝玉是置身于这些女子之中的，而源氏却是凌驾于她们之上的。用贾母的话说，宝玉原该是女儿，因为“错投了胎”，才托生成了男子。

据我们的讨论，我们认为两个人物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两位作者的价值观。面对这样一个末世，曹雪芹只能一声叹息，以完美主义的美化方式将之描绘在宝玉身上。而紫式部则将现实刻画得非常真实，不含一点美化，略带现实主义。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均带有作者的唯美主义创作倾向。

著名的画家齐白石曾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紫式部与曹雪芹，无疑都是为文的个中高手。前者直接将更多的政治、道德、人格理想赋予光源氏，以寄托自己对理想贵族社会的向往。后者则采用了反语的形式，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事务”，“行为偏僻乖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家于国无望”。这些诗句从相反的角度赋予了贾宝玉最富有反抗性的进步形象，使人物塑造趋于理想化。

光源氏的形象，从总体上来讲，几乎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形象。他符合了作者紫式部一切的审美观念与理想。光源氏是桐壶帝天皇与一个地位低下的更衣所生的小皇子。他从小就色艺双全，光彩照人。书中写道，“这小皇子长得异常可爱，即使是赳赳武夫或仇人，一看见他的姿态，也不得不面露笑容。”小皇子的容貌之秀美，于此可初见端倪。接着，似乎作者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就赋予了他绝世的才华与生性浪漫的情愫。“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而且他的“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更是从小就令人惊叹不已。在第七回《红叶贺》中，光源氏独舞《青海波》的那一段描写，更是将他的美艳发挥到了极致，使人在看完整部作品之后，还依然能回想起他在高高的红叶荫下翩翩起舞的身姿和风度。作者写他辉煌的姿态“美丽之极，令人惊恐”，“插在源氏中将冠上的红叶，尽行散落，仿佛是比不过源氏中将的美貌而退避三舍似的”。这些语言的描述，无疑是更加深刻地烘托出了光源氏的美丽。在另一方面，虽然光源氏生性好色，放荡不羁，但却屡次被作者美化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妇女的庇护者，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很多的同情与肯定，这显然是与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和阶级性密不可分的。整部书中并没有对光源氏荒诞无稽的行为给予直接的嘲讽批判，只是在描写空蝉、紫姬与玉曼等女性与光源氏交往的过程中，粗略地流露了一些她们的心理活动，稍有厌恶与责备之意。然而，这些小小的细节显然未能影响到光源氏整体形象的完美。在第四十回《魔法使》中，光源氏出家之前，仍是“容貌比昔年更添光彩，艳丽无比。”让年老的僧人看了，都不觉得“感动得流下泪来。”由此可见，光源氏身上的人性污点被作者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刻意的修饰与美化，使这些污点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有些痕迹，也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主人翁、贾府核心人物的贾宝玉，其人物塑造的理想化倾向更是在整部作品中无所不在。

首先，贾宝玉一出场，就显得与众不同。在对宝玉的外貌进行描写的过程中，作者极尽美化之能事，将其写得天下少有、盖世无双。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又写他“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接着，在对待仕途的问题上，贾宝玉又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了鲜明的人物个性与历史时代感。他坚决地拒绝走仕途经济、求取功名利禄的戕害人性的市俗之路，把那些热衷时文八股、求取功名利禄之人一概斥之为国贼禄鬼。在对黑暗的现实进行激烈的批判与抨击的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做着一些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所谓离经叛道之事。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联，贾宝玉机敏动诸宾》中，贾宝玉极尽讥讽之能事，与那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迂腐的所谓饱学之士同台竞技，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于庭院建筑山水草木内涵的独特的领悟力和概括力而独占鳌头，虽让那些饱学之士自惭形秽、望尘莫及，但也屡受其父贾政的斥责。尽管如此，他的标新立异、蔑视传统、凡事略一经心无不精通的个性由此显露无疑。

再次，在对待女性命运方面，宝玉更是显现出了他的超凡脱俗与过人之处。在大观园中，贾宝玉不仅是把女性放在一般的男子之上，更把她们放在了自己之上。贾府之内，从上到下，从贾母到王夫人，从众姐妹到寻常的丫头使女，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他都能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爱护。在诗社之中，宝玉的联诗作词总是落在宝、黛与湘云之后，但他从不以为意，总是甘愿受罚。其实，贾宝玉的才情学识绝不会输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的。他所做的《芙蓉女儿诔》、《女危女画将军词》，即使是对他横竖不满意的父亲贾政，也不得不暗自赞许。对于姐妹们的包容担待、悉心呵护，尤其是对时时使些小性子的林黛玉的隐忍与退让，更是充分体现了贾宝玉温和敦厚的儒雅品性。

由上可见，**贾宝玉的形象，是完美而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自身的人生理想。曹雪芹自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当时一些提倡婚姻爱情自主自由的小说和戏剧诸如《西厢记》、《牡丹亭》等，也从一些不同的艺术领域给予了他很大的启迪。当他创作《红楼梦》时，正值我国处于又一次社会大变动的转折时期，即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期。那时，我国城市平民阶层的影响急剧扩大，反映平民利益的文化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活动也显现出波澜壮阔之势，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言论正四处传播。在这种条件下，曹雪芹在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及素养的基础上，全面地、完整地形成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思想体系，并使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做为自身理想之最完整、最全面的代表的贾宝玉，具有了丰富的精神内涵。

紫氏部与曹雪芹不约而同地赋予笔下的主人公超乎于现实之上的理想化色彩，是与他们创作时自身的处境及对社会的认识密不可分的。紫氏部创作《源氏物语》时，她已遭遇了丧夫之痛，怀抱着哀别离苦的情感，她走进宫廷做了当时的皇后藤原彰子的侍从女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对于女性的命运及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有了细致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这使她认识到在现实生活的土壤所谓的幸福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于是，在失望与孤独中，她将自己对于贵族社会的理想赋予了笔下的人物主人公光源氏，使之具有了不可抵挡的个人魅力与理想化色彩。同样，曹雪芹也将自己对人生的理想揉入了创作的人物形象之中。众所周知，从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开始，直到祖父曹寅、父辈曹颀、曹頔三四代人，相继做了60年光景的江宁织造，深受康熙的宠幸，但在雍正年间，由于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亏空应缴银两，并受到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倾轧的牵连，于是被革职查抄。后来在乾隆年间，曹家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祸变，此后就彻底败落了。曹雪芹在幼年时

代，曾有一段奢侈豪华的经历，但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最后不得不在北京的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作者对宦官仕途、荣华富贵、人情冷暖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感悟。《红楼梦》的开篇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虽寥寥数语，却已将作者忧愤慷慨彷徨无奈的心绪透露无疑。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作者塑造了贾宝玉这样一个新新人类的形象，这个形象所具有的超凡脱俗的个性与品格，正是作者自身人生理想的烛照。

三、宗教环境

两部作品受宗教的影响有所不同，这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具有深刻的意义。中日两国都收到佛教的影响，而日本更为深刻。相比之下，《红楼梦》受到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不能不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因果报应的说法，使得宝玉在最终走向上是一种自我的主动选择。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宝玉的结局是注定的，是他为了了却自己的罪恶才走上，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在《源氏物语》当中，源氏都是在遭受煎熬或者痛苦的时候，便想到皈依佛门，并不是一种主动选择，而是想利用佛教来逃避现实，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心理。源氏的逃避行为可以说并不是忠诚的佛教信徒。

四、淫欲

在《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中，“好色”是个颇受关注而且争论较多的问题，亦是属于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这其实是也是情与欲的主题。

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将大观园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描绘成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情”的世界，在这个封建大贵族家庭里，有封建家长对晚辈的溺爱之“情”，有代表家庭王权的贾政对老母的孝奉之“情”，对儿子宝玉的严爱之“情”，有男主人公对大观园中所有“钟秀”女子的爱恋之情，其中更有对女主人公林黛玉的爱“情”，还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晴雯、鸳鸯、紫鹃、袭人等对贾宝玉的爱慕之“情”，甚至于贾赦、凤姐、尤三姐……男女之“情”。在大观园这个充满“情”的世界，或以纯洁的，或以美丽的，或以私欲的，五彩缤纷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深切感受了“情”味。

作者饱蘸笔墨，以“情”写情，以“情”为根据的“情”性世界，特别是男女爱恋的欢悦和精神意趣两不离的“情”爱在《源氏物语》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主人公源氏及儿子薰君是多“情”的种子，同时也为这“情”所困。女作者紫式部主要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源氏的一生是追求“情”爱的一生，他一味钟“情”所恋的葵姬、空蝉、夕颜、末摘花、轩端荻、花散里、藤壶女御等俊丑不一的女子，并且为此终身追求不懈，但他每得一个女子的“情”爱，就多一分内疚，多一份不安和自责，这种为情所困的内疚感一直折磨着他。综观全书，他先是为“情”所煎熬，为一些传言而寄去风雅的情书，写些月缺花残的小诗，在薄雾迷离或月色清朗的晚上与情人隔帘对谈，时而为女人的回避而苦恼，时而为女人的怨恨和嫉妒而不安，时而又担心隐私被发现而惶惶然，更为乱伦的道德行为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与折磨，最后为自己的后代重蹈覆辙而感到轮回报应的可怕。人生的可悲和虚幻，终于使他万念俱灰，丧命于中年。源氏的儿子薰君象源氏一样，在“情”场上更是不得意，为“情”连连败北，为“情”屡屡所困，终身不得安宁，《源氏物语》自始至终展现的是“情”的世界。

尽管大观园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世界，但这“情”更多的是出于“欲”的愿望，而刻意追求“情”感的。贾政对贾母的孝奉（早请安、晚问候），不仅仅是出于维护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违背代表封建家庭最高权力的贾母，就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设下障碍，顺从封建家长，聆听家长教诲，也给封建家庭的后代及下人做出了一个示范，这种“私欲”只有在这种封建贵族大家庭里表现得最为充分。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情”是建立在“两情相悦”“趣味相投”的私欲之上的，譬如宝玉初见黛玉，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

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似曾相识,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了。而贾宝玉看了些如《西厢记》《牡丹亭》等非“仕途经济”之类的书,对林黛玉是毫不相瞒的。林黛玉对贾宝玉的“情”爱则是建立在惟宝玉是知音可以终身依靠的本能欲望之上的。薛宝钗、袭人对贾宝玉的爱慕则可理解为生活需要的“欲”望之上的,贾赦、凤姐等人的男女之“情”无非是出于生理需要的淫“欲”之上的。这种均以情“欲”需要、以沉沦、死亡或出家遁世告终的轨迹过程,在《源氏物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直露。

纵观《源氏物语》中在欲海中漂游的男男女女,均以满足情欲开始,其生活的本质是欲望和痛苦的海洋。整个作品浸润着浓厚的佛教色彩,透过源氏身世、用世、玩世、超世之苦,映射出“四大皆空”的佛学观念,但它并不是一部宣传宗教教义的宗教性文学作品,它思想上的真正价值在于展示了日本平安王朝的宫廷豪华奢侈、腐朽淫乱的生活,描写的男欢女爱完全是出于“情欲”的,那种自由的、散漫的男女情爱是不承担责任的性关系。源氏生为皇子却因犯错不得不降为臣籍,空有济世之才却无心仕途,酷爱紫姬却又不断拈花惹草,一世风流却落得剃度为僧的结局。他的一生伴随着许多矛盾和烦恼。因而,美妙绝伦的空蝉、身段姣好的六条妃子、含苞待放的末摘花、亭亭玉立的三公主以及源氏的继母藤壶妃子均成了男人始乱终弃的对象。其中最折磨他的是与藤壶乱伦的罪孽感和背叛紫姬的深深自责。源氏与大多数女子的关系,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只是表现了“欲”的言语,“淫”的行径,他的灵魂与肉欲始终在斗争中苦苦挣扎,结果总是欲望压倒理智陷入更深的心灵冲突之中。源氏的最终离家出走,面壁向佛,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小说“物哀”“幽情”等审美意向。

源氏公子和贾宝玉,都有一种**痴情的乖戾**,这是末世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来解释这种乖戾的根由: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皆无大异……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来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乘也’。”

而源氏公子和贾宝玉既不是秉正气的大仁,又不是秉邪气的大恶,而是正邪二气的混合,是“所余之秀气”和“一丝半缕误而泄世之邪气”的混合:“故其气亦必吠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乘此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身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刘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那译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会候富青之家,则为情痴情种……”。他们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竟是那样惊人地相似!的确,他们的聪俊灵秀在万万人之上,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性格,在那个时代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生活在悠闲和富贵的环境中,除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之外,便没有其它的事情好做,所以,生出许多荒唐事来。这些人物是封建盛世的产物,作为统治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末世必将伴随而至。我们从这些人物的身上不仅仅看到了末世的必然,同时也省悟到:盛世即末世。这正是老庄哲学中盛即是衰,荣即是枯的道理。

源氏公子和宝玉虽然同有一种几乎对所有女子都关怀备至的怪戾,但他们的关怀,又有明显的不同。紫式部笔下的源氏公子决不会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所以,我们从贾宝玉那里看到的是对不幸女子深切真挚的同情,甚至痴情深沉的爱,而源氏公子,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对妇女的玩弄——虽然也有怜悯和不遗弃。宝玉是置身于这些女子之中的,而源氏却是凌驾于她们之上的。用贾母的话说,宝玉原该是女儿,因为“错投了胎”,才托生成了男子。

曹雪芹自己也分不清情和淫的界线,他借了警幻的口解释道:

“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并据此把情分为二种:一是皮肤之淫滥,一是所谓意淫。她说: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此之好淫者，不过悦容顺、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盛物耳。如尔（宝玉）则天分生成一段痴情，香辈推之为‘意淫’……”。

从这里可以区别二人性格本质的不同，显然，源氏属于前者石宝玉属后者。如果我们说前者属淫，后考属情，不知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宝玉爱“灵”，源氏爱“肉”。近于赦、珍、璉、蓉之徒的源氏偏偏又当上了摄政大臣，享太上皇待遇，受万万人敬仰，这就决定了他和“与家与国无望”的宝玉性格和命运的不同。

曹雪芹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一个情字：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主必淫。

擅风情，采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

此处虽指“淫丧天香楼”的秦可卿而言，却代表着乌烟瘴气的宁荣二府。我们在《红楼梦》里虽看不到秦氏淫丧的本来面目，但只要听听贾珍“尽我所有罢了”的哭声，焦大“爬灰的爬灰”的骂声，以及柳湘莲的诅咒声……再看看赦、珍、莲、蓉、茗烟、秦钟、贾瑞们的行为，便可悟出这“败家的根本”是指什么而言的了。腐化、堕落、私通、乱伦……，国公府原来就是这样的乌烟瘴气。

那么紫式部笔下的景况看看源氏公子就够了。他是嘴化堕落的总代表，在他那里，上自母后（继母）滕壶，下到宫女奴蝉，丑的如末摘花，俊的如夕颜，老到落了牙的老宫女，小至十一、二岁的幼女……只要他能涉及到的，无一得干净，连同他的养女也不例外。他的“理论”是从头中将、左马头那里学来的，而他的行为又被夕雾和熏公子们继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可谓“青出于蓝”。

曹雪芹欣赏宝玉似的情，紫式部赞赏光源氏那样的淫，但两位作家又同时把它当成“败家的根本”，并认为世道也正是坏在这里。其实，情也好，淫也罢，都只能是那个“浊恶可叹的末世”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情或淫才败家坏世的。情和淫固然会促成末世的到来和转化，但败家坏世的，却是那个时代的腐朽的社会制度，这是曹雪芹和紫式部都不可能了解的。

5、对待女性的态度

光源氏与贾宝玉，同样都处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之下，然而，他们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与观念方面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宝玉对女性有种尊重之情，他对于女性有爱怜之情。光源氏则将女性作为自己情欲的发泄口，欣赏只停留在表面。

在《源氏物语》中，光源氏曾先后与同数十位女性有过两性关系，而他对于这些女性，除了作者紫氏部在行文中刻意彰显美化的欣赏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猎奇、玩弄和占有欲在作祟。在第二回《帚木》中，光源氏、头中将、左马头、藤氏部丞等四人将世间的女子分门别类，讨论上中下三等的区别和优劣。这种对女性肆无忌惮的品头论足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毫无愧色的。他们谈论女人时犹如在谈论一些没有生命与情感的物品，丝毫没有将她们视作与自己有同等生存权力与平等尊严的人，并给予足够的尊重。他们中间，没有人能从女性的角度去体谅她们的心理，她们的生存不易与生活的艰辛。他们对一夫多妻甚至对于那些随时缔结的露水之缘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且津津乐道，并把这些与不同女性交往、始乱终弃的经历当作可以当众炫耀的资本，其现实社会中女人实际地位的低下也由此可见一斑了。在后来的章节中，光源氏逐渐成为这一类人物的代表。对于葵姬，他敬而远之，嫌她缺乏情调；于藤壶女御，因其长得酷似其母，从而想方设法与其接近并乱伦私通。后来，他又先后与六条妃子、空蝉、轩端荻、夕颜等上、中等贵族女子发生恋情，给多情的女子们带来无限的烦恼与哀怨。后来，他巧遇藤壶的侄女，当时年仅10岁的紫姬，便找机会偷偷将其抢至自己隐秘的住处，将其按照自己的意愿精心加以培养。然而，光源氏对于女性的野心并未因紫姬的十全

十美而有丝毫的收敛。他照样东奔西走，从老宫女源内侍到弘徽殿女御的妹妹胧月夜，甚至于长相并不好看的末摘花和花散里，也成为他追逐和玩弄的对象。再后来，因为与当时已成为朱雀帝尚侍的胧月夜幽会时被人发现，遭遇贬谪流放，离开京都远赴须磨，但即便这样也未能断绝他的猎艳轻薄之心，终与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女人明石邂逅并成婚。回到京都之后，光源氏又垂涎六条妃子的女儿前斋宫及薄命情人夕颜的女儿玉蔓，后却终因两人的执着与决绝而未能得手。接着，光源氏又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牢固，娶了朱雀帝的女儿三公主为妻。一部《源氏物语》，将光源氏喜新厌旧、贪得无厌，视女性如同玩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好色个性给予了写实性的揭露，并在浅显平淡的叙述里将整个社会对女性漠视和轻蔑的态度彰显无疑。

与光源氏相比，贾宝玉无异于空谷中生长的一株幽兰，清丽而脱去了俗艳之气。按理说，贾宝玉从小就在脂粉堆里打滚，从贾妃到迎春、探春、惜春姐妹，从黛玉到宝钗，从袭人到晴雯、麝月、紫鹃，从平儿到香菱，从龄官到金钏、玉钏，宝玉历人可谓多矣。但他从一开始就语出惊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所以我一见女儿便觉清爽，一见男儿便觉浊臭逼人。”他对于身边的女性，始终是基于一种欣赏、赞美与崇拜的心理，从而超越了那种单纯的自然性爱的状态。警幻仙子曾说贾宝玉独得“意淫”之真谛。这里的“意淫”，并非贬低他的意思，而是指贾宝玉对女性的钟爱，不是要在肉体上占有对方，而是要在理解、体味的前提下去关心与爱护女性，体察她们的生存空间。满园春色中，宝玉并不是一个感情随意泛滥的人，他所追求的终身伴侣，绝非单指容貌仪态、学识才华，而是能与他心意相通，情投意合，患难与共的知己。在宝钗与黛玉之间，他也曾有过摇摆不定的时候，但却终因宝钗对其经常说一些“走正道、求取功名、光大门楣”之类的“混帐话”而形成嫌隙。这种距离的存在并不是流露在表面上的，而是深藏在心底且刻骨铭心的。他爱林黛玉，除了爱她“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聪慧、美丽的气质之外，更多的，是注重林黛玉能与他的心意相通。在贾宝玉的心底深处，黛玉不仅是一个绝色的才女，而且更是他唯一的红颜知己，是他“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同类。虽然他也曾有使黛玉、袭人等众女儿眼泪单葬他，单归他所有的占有欲，但他一径看到了龄官对贾蔷的一腔痴情，便立刻能感悟了天下的好女子不可能只是倾心于他的真理。虽然他的心中也为此感到失落，但他也从此对人生、对女性又有了新的认识与看法，从而更加尊重她们自己的感受与选择。可以说，贾宝玉在与女性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最为浓烈和让人感动的。大观园里的女儿们，如薛、林、史、袭人、晴雯等等这些形象，无一不是可称为人中极品的，而宝玉正是将能够与这些女性交往，并深深地得到她们的认同与钟爱，当作是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与最大的幸福。他所钟情与仰慕并矢志非卿不娶、终身相守的意中人，唯有黛玉一人而已。他与袭人的私情，不过是幻境遂引，情到浓处的偶一为之，并未一发而不可收拾，而聪明伶俐、心灵手巧的晴雯，虽后来一直负责夜间照料宝玉，但一直到晴雯含冤至死，他俩还是“各不相扰”的。由此可见，宝玉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是与紫氏部笔下的光源氏有着极大差别的。与光源氏相比，宝玉的形象更具有有一种清纯儒雅、慑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让人读后不禁荡气回肠、心醉神迷。

光源氏与贾宝玉在对待女性态度上的差别，也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的。

光源氏生活在平安时代的日本。虽然在这个时代，日本的女性教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她们的社会地位并未因此有过丝毫的改变，还是十分低下的。对于男人而言，女人往往只是满足其权欲、肉欲及虚荣的工具。紫氏部在《源氏物语》中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身上都无不带有这一时代的烙印。尽管对于这些受侮辱、受损害的女性作者寄予了同情，并也试图着力塑造一些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形象，例如空蝉和浮舟，但显然她们的这种反抗是绝望而无力的。这也说明作者在那个时代，是找不到拯救这些女性的更好的办法的，她所能做到的，不是让她们遁入空门，就是让她们一死了之。这就使得光源氏的形象，有了一个

真实的社会背景。光源氏自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中，耳闻目染，他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这一时代的社会风气。再加上他对于仕途与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也就更不可能耗费更多的精力去从根本上了解女性对于尊严的需求并致力于改变她们的命运。他对于女性，和其他男人一样，往往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的。对一个女性的喜爱与占有，于他而言就跟采摘一朵鲜花一样容易，这就使得他对于女性的观念，带有了更多庸俗的肉欲成份。

与光源氏不同，贾宝玉虽然也同样生活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而且也从小受到父辈们女性观念的教育与影响，但他却有着与光源氏迥异的另一个生活环境，也就是大观园。贾宝玉是能够进入大观园女性世界的唯一的男性，他的个性中也带有某些“阳性阴化”的成份。也正因为自小在脂粉堆里厮混，他才能够更加设身处地为女性着想，去了解她们的生存状态与喜怒哀乐，并从根本上产生对女性的尊重与崇拜。在贾宝玉的心目中，女儿是最纯洁、最天真的，她们是美好理想的象征。而男人们追名逐利，勾心斗角，是丑恶的表向，基于这种基本情感，贾宝玉对女性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少女崇拜”倾向。他的这种倾向一方面表现在他将女儿视作人生最美好的理想的象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确实是对女儿另眼相看的。他从不在众女儿面前摆出主子的嘴脸和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势，而是以关爱、体贴、理解的态度对待她们。他的这种对于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人生目标的追求，在当时封建正统思想的绝对统治之下，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当然，宝玉对于女性的推崇也并非一概而论。他所赞许的女儿们，都是冰清玉洁、品行端正、为人善良的。进而如宝、黛、湘等众女儿更是聪才高、情趣高雅、见识过人，她们有着深厚的艺术文化修养，都是贾宝玉心目中理想人物的最高典范。而对于那种品行乖张、妒忌成性的诸如夏金桂之流，宝玉就极不齿其为人。同时，他进一步说，女儿一旦嫁了汉子，沾染了男人气，就不美了。一到成了老婆子，那就情也没有了，义也没有了，眼中只有那些蝇头小利。再变得不通人情时，就是原本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也变成死鱼眼睛了。由此可见，贾宝玉对于女性的态度，是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趋向的，那些令他倾心钟爱或崇拜的女性，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的追求。这与光源氏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女性观念，显然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

六、爱情观：泛爱与专情

1. 泛爱

说到贾宝玉和光源氏的爱情观，最大的特点就是“泛爱”。这两人对待女子都是含情脉脉，都是以绝代情痴的形象出现。他们围绕着书中的各色各样的女子转，书中的那些女子也将他们视作生活的中心。贾宝玉曾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因为祖母的溺爱，贾宝玉从小就在内帷和姐妹姐妹们打闹着长大，和她们一起哭、一起笑。他没有世俗的尊卑观念，无论是侍女还是大家小姐都一视同仁，真心相交。他为讨晴雯高兴，不管扇子名贵与否，都让晴雯撕着玩（第三十一回）；他也会为取得玉钏的原谅，带着伤哄她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丫鬟（第三十五回）。对光源氏而言，美女就是他最大的兴趣，他与很多女子发生过关系，继母藤壶女御（第五贴 若紫），已为人妇的空蝉（第三贴 空蝉），出身寒微的夕颜（第四贴 夕颜），嫪居的六条御息所（第四贴 夕颜），相貌丑陋的未摘花（第六贴 未摘花）、天真无邪的紫姬（第五贴 若紫）等等。“好色”的光源氏每天忙于寻求幽会的机会，一夜之间可以身处不同之处，对象不仅仅是出身于宫廷贵族的六条妃子等人，甚至可以屈尊降贵去贫民家探望纯净无邪的夕

颜。只要听说哪里有美女就会动心，因而会出现相貌丑陋的未摘花这样的笑话。但即使未摘花相貌丑陋，光源氏仍不忍心将她舍弃。“不忘旧情，精心营修六条院，将他所爱过的女子接纳进去，与这些女子共享荣华富贵。”[3]主人公光源氏陷入与母妃的不伦之恋，无法自

拔，为圆此梦，他处处留情，与许多女子结下情缘，留给她们爱恋与怨恨。这些女子并非光源氏的最爱，但他都不舍得离弃。

2. 专情

然而对于贾宝玉和光源氏这两个人物来说，心中都有一个最爱的女人。在贾宝玉心中，林黛玉才是他的终身伴侣，黛玉与他有着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都极度嫌恶仕途经济，提倡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他们喜欢一起看《西厢记》、《牡丹亭》，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就像书中的人物那般大胆。“宝玉的本相是堕落青埂的通灵顽石，和惹下还泪情债的神瑛侍者合二为一，共投凡胎，可知其通灵之处主要还在通情。”[4]他们的缘分早就注定，一个前身是神瑛侍者，另一个前身是绛珠仙草，可惜他们的爱情不为世俗所接受，就像书中说的那样，泪还完了，缘分却已尽了。对于贾宝玉而言，相比于“金玉良缘”他更爱“木石前盟”，因而在林黛玉去世后不久，便了断一切红尘，出家而去。宝黛的爱情关系和他们的叛逆思想，如同水乳交融般地不可分割。

光源氏虽处处留情，却念念不忘他最爱的，也是他最不该爱、最不能爱的女人——继母藤壶中宫。藤壶是光源氏心中永远的恋人，光源氏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寻找藤壶女御的影子。例如：他与六条御息所相好，是因为她和藤壶一样有着高贵的血统；他最理想的妻子紫姬不仅是藤壶的侄女，样貌更是像极了藤壶，惊为天人。而后来最终答应朱雀院迎娶女三宫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她与藤壶中宫有血缘关系。他对藤壶中宫的苦恋，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因和藤壶一夜风流而如痴如醉，藤壶去世后，更是伤心欲绝，他会时常想起他心中的理想的女子，在雪夜向紫姬倾诉着藤壶的完美。他的泛爱是在圆着对藤壶中宫的爱之梦。

七、功利心与权力的向往

富贵的出身是光源氏与贾宝玉得以随心所欲的共同的物质基础（当然，这种随心所欲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然而，对于权势与仕途，两个人却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价值观。

光源氏从其出生开始就身不由己地跌入了宫廷权力倾轧的漩涡。尽管他容貌昳丽、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而且深得父皇的钟爱，却因为出身低微，不能子承父职。又因为当朝皇太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的儿子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总是处处与他作对。光源氏的父亲桐壶帝考虑到没有外戚支持，他长大了可能会受其他人的欺负，所以将他降为臣籍，并让他与当时朝廷的重臣左大臣之女葵姬完婚，以加强他的势力。后来，朱雀帝当政之时，由于光源氏及其丈人左大臣一家素与当权派右大臣等人不和，故当他与朱雀帝的尚侍胧月夜幽会事发，就不得不远赴须磨以避弘徽殿女御及右大臣一家的借题发挥。然而，虽然这段流放的时间让他对富贵、权势、仕途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但是却并没有让他在宦海沉浮中彻底醒悟。后来，因为朱雀帝相召，光源氏终于回到帝都。第二年，他的亲生儿子冷泉帝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光源氏便一改当初备受政敌排挤的命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这种无上的权力与优势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结，甚至于他的螟蛉之子薰君也备受其荫庇，成为当时地位显赫的大臣。从一个受人排挤任人摆布的皇子，逐渐发展到后来争权夺利的朝廷重臣，光源氏走过了一条艰辛之路。他娶朱雀帝之女三公主的行为，就充分地证明了这时候的他已能非常熟练地运用权势和一切机会于股掌之间，与原先的不谙世事已有了质的转变。对于三公主，光源氏并没有感情，但是，他为了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赢得朱雀帝的欢心，不惜得罪自己一向宠爱有加的夫人紫姬，将三公主正式迎娶回家，而且使她居于与紫姬相同的地位，与之平分恩宠。可以说，光源氏的转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正是在对权势与仕途的螺旋式的追逐中，他逐渐领悟了从政为官的真谛，并从此真正卷入了你死我活明争暗斗的官场漩涡。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光源氏对待权势与仕途，是相当看重并富有心机的。光源氏对这种权势与仕途的认同和屈服，不是他一个人的屈

服，而是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青年普遍受到封建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中毒至深并已达到了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虽然贵为贾府中荣国公府的正宗的嫡传合法的继承人，却对权势与仕途不屑一顾。按理说，贾府虽已渐显颓势，但其实却是死而未僵，贾宝玉完全可以凭借贾府的大富大贵，势力雄厚的基础，或者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或者躺在祖荫之下坐享其成。然而，他却从内心深处鄙视与厌恶这种环境与生活。他常称自己是一个俗中又俗的人，不屑与那些达官贵人结交。他还时常感叹自己生活在深宅大院中，反不及贫寒人家生活得自由自在。这些言论在世俗的眼中，在他那些迂腐传统的父辈师长们的眼中，都是些荒诞不经、愚不可及的疯话，尤其是他的父亲贾政，对他的这些疯言疯语更是深恶痛绝并穷追猛打之。但也正是这些疯话，体现了贾宝玉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格。他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物质领域的追求，他以平常之心看富贵，以淡泊之心看名利，虽然在父亲的高压管束之下也毫不改变与动摇。对于那些代表封建腐朽的思想与道德观念的四书五经，他是避之惟恐不及，却偏偏爱读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邪说与歪道。在生活中，他更是将自己放在一个稀疏平常的位置上，并不以贵公子自居。贾府中那些地位低下的丫环、小厮和下人，都能与他平等相处。高兴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一起乱玩，不高兴时人家不搭理他，他也丝毫没有责怪之意，反而处处替人着想，替人排忧解难。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妙玉因嫌脏而要丢弃她曾经喝过茶的成窑钟子时，宝玉就去讨了下来并送给了刘姥姥，让她在生活艰难之时可以卖了度日。他对刘姥姥这样的贫苦人民都能设身处地地为之着想，就更加显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文主义思想。他憎恶权贵，亲近平民，对待下人和穷亲戚绝不因自己的身份尊贵而有一丝一毫简慢与势利之心，所作所为均出自于内心的善良与淳厚，这在当时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之下，无疑更加显得突兀而弥足珍贵。

同在官宦显贵之家，光源氏与贾宝玉对待仕途与权势却显现出了绝然不同的态度，究其原因，是与作者创作人物时所站的阶级立场及两者间不同的思想深度密切相关的。

紫氏部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嫁给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就一个人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后应当时统治者藤原道长之召，入宫当了彰子皇后的女官，其才华逐步受到了当权者的认可与重视。从这个角度上讲，紫氏部的一生虽然也经历过一定的挫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过着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的。因此，虽然她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哀叹贵族阶级的没落，却又无法从内心深处彻底否定这个社会 and 这个阶级。作者所在的阶级立场使其在创作《源氏物语》中触及贵族腐败政治时，不是以“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来推诿，就是以一种哀婉的笔调来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希望。这就说明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无论是在前朝还是后代，骨子里对仕途与权力的热衷与崇拜，是跨越了空间与时间的，这一点在光源氏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光源氏自小就有不寻常的政治经历，而后又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加深着对权势与仕途的认识，这就使他逐步形成了最为现实的政治思想观念。至于后来他能够运权势于股掌，视政治如玩物，并威震天下、权倾朝野，则实在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了。

曹雪芹则不同。在创作《红楼梦》时，作者早已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阵营中分离出来，并过着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的困苦生活。对于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与普通老百姓的潦倒与困顿他都有着切身的体会。而家庭的变故、情感的波折、世情的冷暖更让他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反思。这就为他能够透过现象浮华的外表而去触摸其内在的实质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些诗句不仅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阶级腐朽与黑暗的本质，而且也预示出其最终必然灭亡的结局。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无疑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使得贾宝玉这一主要艺术形象被赋予了对仕途、权力最为清醒的认识。由此可见，贾宝玉

对仕途与权力的蔑视，正是基于他对于生命中这些虚无飘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尘世浮灰的了解。他的淡然并不是无知，也不是刻意的标榜，相反，是基于他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与感悟，这种感悟甚至达到了一种绝望的境界，并带有了明显的佛教传统文化中“四大皆空”的意韵与内涵。这种与众不同的价值趋向，最终导致了贾宝玉与光源氏，在对待仕途与权势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八、对母爱的渴求

贾宝玉与光源氏都以失母为人生的起点。宝玉的出生始于一个神话，神话常常寄予一种被抑制的愿望，它是透视创作者潜在的创作心理和人物原型意味的窗口。这个神话中的神是中国的创世母神女娲，宝玉则是她炼石补天时弃之不用的石头。这位娲皇氏共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却剩下一块弃在大荒山青埂峰下，然而此石不向命运低头，苦练本领，通了灵性，便凡心已炽，一心要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这便有了含玉而生的贾宝玉。宝玉出生的神话寄予着某种意味，以往的阐释主要集中在青埂（情根）上，在儿女情性意义上做文章，认为他生来便是情种。其实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是石头是被弃在青埂峰下，情根是果而不是因，这个根由是缘于失去了女娲母神的护佑和任用。由此，这个情就不能仅仅限于儿女情性的狭隘理解，而是在前世就已被赋予了失母的悲剧意味。光源氏出生的情况也与此类同，但是他的生母桐壶更衣不是女娲那样的母权人物，她因桐壶帝的过于宠爱，受到众嫔妃的妒恨和排挤而不幸撒手人寰，由此也带给这个容貌华贵、举世无双的小皇子一个失母的先天性不足。

就宝玉来说，心中的母亲不是他的生母，王夫人其实并不爱他，她只是爱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对宝玉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失望；宝玉对她也不见有什么依恋情感，连王夫人身边他喜欢的一个丫头都救不了，可见他对生母只有畏没有爱。潜伏在宝玉无意识心理中的母亲，其实是那位引领他梦游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精神分析学认为，梦是人潜意识的流露，它是研究人类象征机能最丰富而普遍的活水源头。宝玉梦中的警幻再现了他心中母亲美丽而神圣的幻影，她守护着金陵十二钗的命运簿册，具有洞察人世间一切命数的母神意味；她告诫宝玉顿悟人生，规劝其步入正途，可说是体现了母亲的培养和护佑功能。警幻的母性意味实与女娲母神的原型意义一脉相承，梦幻里的这位仙姑，隐含着宝玉失母后寻求母性精神庇护的潜在愿望。这种隐蔽的恋母情绪，也反向地折射在他对待贾府中那些粗俗、鄙陋的奶妈、婆子们的态度上。宝玉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她们的厌弃心理，这也表明他心中隐伏着意欲守护母亲圣洁形象的潜在情绪。光源氏的恋母情结表现得更为明显。儿时就已失去母亲的他，将心中母亲美好而模糊的影像移植到年轻的继母藤壶妃子的身上，由此演绎出一个乱伦的恋母神话。禁忌的大门为他而开，良宵如同梦幻，藤壶在这一夜里怀上了光源氏的孩子，这一切犹如一个引子，静静地拉开了光源氏一生故事的序幕。荣格认为：// 儿子与母亲发生性行为的欲望来自人类心灵的根源，而非如弗洛伊德主张的生理性欲。每个男人心中都携带着永恒的女性形象，这一心象根本是无意识的，是镌刻在母性有机体组织内的原始起源的遗传要素，是我们祖先有关女性的全部经验的印痕或原型，它仿佛是女人所给予过的一切印象的积淀。由于这种心象是无意识的，所以往往被人不自觉地投射给一个亲爱的人，它是造成情欲的吸引和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源氏对藤壶妃子的爱，始于听说这个藤壶长得酷似他容貌绝代的母亲，年少的他便深感依恋，每逢春去秋来，逢年过节，经常与藤壶女御亲近，表达恋慕之情（源氏物语第一章）。同宝玉心中的圣母一样，源氏依恋的藤壶妃子亦被赋予光彩照人、容貌灿烂的神意，具有日本创世母神天照大神的影子，被称为昭阳妃子，源氏对她的依恋持久地影响着他一生对情爱的追求。

九、人物结局

光源氏与贾宝玉都以遁入空门为归宿点。

紫式部和曹雪芹分别以“金玉其外”难掩“败絮其内”和自家兴衰，预见到封建贵族社会制度的兴衰，并将这种预见形象地表现在作品之中，再通过男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而将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光源氏在失去自己最为宠爱的紫姬后，精神变得一蹶不振，并更深刻的感到“世间一切都可厌”使得他原本贪恋女性的癖性也消失了，最终只好隐居佛堂，悄然而终。同样，贾宝玉也是在黛玉病逝后，真正厌弃凡世的，因为对贾宝玉而言，黛玉不仅仅是恋人，更重要的是知己，黛玉一死，他“连个说知心话的人也没有了”，这就等于是毁灭了他生活中最后一线光明，割断了他与家庭的联结纽带；再加上贾府由盛而衰的变化，“大观园”中众女子的悲剧结局，这些连在一起，使宝玉感到荣枯无定，世事无常，最终脱离了尘世，遁入空门。

像上面所说的，他们皈依佛教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最终都走向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不得不说两位作者的作品有相通之处。宝玉是由于心中已再无牵挂，厌倦了尘世。源氏则是因为想要躲避这个艰险的世界，所以选择了远离。可见他们对于现实的社会不满而又无奈，作者在作品中都没有表现出他们反抗的结果，他们也是一声叹息，落入了空门。

参考资料：

- 1、顾鸣塘：《关于松枝茂夫的〈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及其他》，红楼梦学刊·二零零七年第六辑。
- 2、顾鸣塘：《关于依田学海的〈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及其他》，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四辑。
- 3、顾鸣塘：《文化的交融与分流——浅论〈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全面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二零零九年第一辑。
- 4、饶道庆：《〈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好色”比较——兼论日中古代文化的“好色”观对两书的影响》，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
- 5、饶道庆：《〈源氏物语〉和〈红楼梦〉比较研究综述与思考》，红楼梦学刊·二〇〇四年第三辑。
- 6、李晓梅：《贾宝玉和光源氏由情悟空的心路历程》，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五年第三辑。
- 7、潘新华：《贾宝玉与光源氏比较研究》，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5期。
- 8、阮煜：《贾宝玉与源氏人物形象的比较探析》，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5年6月第5卷第2期。
- 9、付岩志：《贾宝玉与源氏公子情史发展比较》，红楼梦学刊·二零零六年第五辑。
- 10、郭存爱：《〈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

- 11、朱营：《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红楼梦》中贾宝玉之比较，职业圈
- 12、李婧：《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主人公对比探讨，短篇小说（原创）